



宋繫太平御覽



4153
403
19



13
403
59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唇吻

齒

牙

唇吻

說文曰唇口端也

不入有面頰非唇也

釋名曰唇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出則免也又取

救也漱唾所出恒加救拭因以為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於虞虞君許之宮之奇諫曰諺有之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春秋元命苞曰唇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與



喉咽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八郎君
所購以贈
田中

外有限故曰唇亡齒寒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唇人時唇乃語命無陰不制

孝經鈞命決曰仲尼斗唇吐教陳機授度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

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事議下湯治異

云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

法

又薛宣傳曰博士申咸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況音賅

客揚明斫咸宮門外申斷鼻唇况坐徙宣免為庶人

王隱晉書曰寒儁傳曰劉升龍須昌人赤色文唇少言語

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大極殿其徒數萬吹唇唱吼而上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唇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物固有

然不然也

賈誼曰沸唇投塞垣之下何奴號也

通俗文曰唇不覆齒謂之齧音齧祖家

廣志曰赤口漢斬其唇以丹飾之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君厚唇

趙至自敘曰至字景真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唇

鬚鬢不多

燉煌實錄曰王琴音參又丑林切卒有盜開琴冢者見琴與人構

蒲舉杯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牽銅馬出其夜有神告城

門我王孟曾使也人發孟曾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

黑脣者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脣黑為吏所縛孟會琴字也

宋玉神女賦朱脣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脣外朗皓齒內鮮

又曰啓朱脣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廣雅曰咿謂之吻咿音

淮南子曰決吻治齟君子不與齟丘主功

齒

說文曰齟毀齒也男生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七月生齒

七歲而齟音引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口容止也

又曰濡肉齒決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

又曰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笑若微

子以為難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茶也景公

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敗折其齒也

詩碩人曰齒如瓠犀

又闕宮曰既受多祉黃髮兕齒

公羊傳莊公曰仇牧聞閔公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

叱之宋萬臂撥仇收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側手曰撥表葛切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辨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

天心宋均注曰房為明堂主布政參為大辰主斬刈兼此二者故重齒為表

孝經鈞命決曰夫子駢齒象鈞星也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

賜金及牛酒賈以為睢持魏事告齊故得饋以告魏相魏

齊齊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

漢書曰張蒼無齒唯飲乳百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項誦字叔仲為郡主簿太守為屬縣

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掾音斷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

獲免

晉書曰溫嶠先有齒疾因拔齒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獨無齒有求昏者輒中止

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也

俗為之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為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宋均曰所以駢齒齒星位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月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堅齒之道荅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

永不動□□次則服靈飛散既脫更生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

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仙傳曰老君疏齒

神仙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為石

王閔本事曰閔為琅琊太守張步欲誅之閔出東武城門

馬奔墮車折齒閔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字林曰齧牛於切齒不相值也齧初舉切齒傷酢也齧千校切齧

噬也齟老人齒如白齟音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瘴氣也

異物志曰屠移在海外以草染齒因號黑齒表子正書曰西屠而染其齒

世說曰孫子荆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猷詣謝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髮鬢並全神情當後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齒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

齒政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姤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爛

張協禊賦曰清哇發於素齒

釋名曰牙粗牙也隨形言之也

干寶晉紀曰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

吹白沙千歲鬪體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略曰齊太主生齟音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

實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說文曰咽嗑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
 又謂之嗑音益氣所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
 孝經鈎命決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闕者不搏擻音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為解耳亢音剛又音抗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
 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媿心乎乃仰絕亢而死韋昭曰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
 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共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

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
 已絕師古曰咽喉嚨也音一千反
 後漢書曰霍諝音緝為舅宋光被誣上書曰譬猶療飢於附
 子止渴於醎毒未入腸胃已絕喉咽豈可為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
 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
 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薨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
 戶
 蜀志曰彭萊與諸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
 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為也僕願別菽麥哉

唐書曰幽州朱融鎮州王庭湊反叛東川節度王涯獻書曰臣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翼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抱朴子曰焦喉之渴遙指滄海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叩鼻結喉

益部耆舊傳曰犍為楊鳳珪者其妻陳姬珪早亡兄弟欲嫁之姬於是引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既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黃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頤頤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領車領舍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齧薛君曰齧重頤也五檢切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頤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春秋元命苞曰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宋均注曰面皮有二象也頤面為下部為地巧於利也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辯昆辯多疵門下不悅孟嘗君以諫靜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且暮進食威王薨宣

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辭之薛昆辯至齊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即有之聽即無有王之為太子

辯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豚若是法背父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郭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

忍為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
迎靜郭君

史記曰黃歇上書秦王曰本國殘社稷壞刳腹結腸折頸

摺頤摺廬合切

又曰蔡澤頤頤檢五頤切

漢書曰王莽蹙頤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為人大志不脩小節嘗行詣
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
狀相者曰生鸞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權方頤大口

三國略曰徐之才年十三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鸞頤班
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嚳方頤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惟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舡
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策鋌貫頤而血流至
地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策馬箠也有針
以刺馬謂之鋌

音竹劣陟
備二切

河圖曰黃帝允頤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柱
頤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
說語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揚蛾眉而頤指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八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顛頤折頰其貌甚醜也
談藪曰北齊李恕無鬚崔謹玩之曰何不錐刺頤作數百
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

承漿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人事部十

- 頸項
- 肩
- 膊
- 腕
- 腋
- 肘
- 臂

頸項

釋名曰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說文曰頸頭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脰頸

毛詩碩人曰領如蝤蛸領頸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面王其民長頸宋均曰以青龍也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頸短頸畏寒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

史記曰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

又曰沛公軍至灞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傍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刎頸之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

適罵賢坐適起更衣稍稍去寶嬰去因戲夫音靡招靡夫之令出也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適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

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適戲騎戲亦音塵令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曰董宣既格殺胡陽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

宣不伏上使人按其項於地宣不肯俯因號為強項令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嘗行遇見相工工謂超曰鸚鵡領

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

魏書曰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母丘儉使王傾至海上海上人云得一破船有生

人項有面與語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因有功除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

綬繫其頸着馬柳五莽棄官亡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吳人知預病瘵每見大樹似瘵

者輒以刀斬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

兩生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曰孔子其頸似臯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魯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撫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

扶南傳曰毗騫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為長頸王

繁欽三胡賊曰蜀賓之胡面象豕蠟頂須如持囊

肩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膊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臯肩

左傳昭二十年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又定上曰楚子涉睢七余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軀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初太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

魚鳥之相合也

三

聖忠臣烈士是月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喉冠斡

介髮鬚微出石虎大惡之
國語曰叔魚鳶肩其母曰是必為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項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鳶肩北方人大肩

梁冀別傳曰冀鳶肩○文士傳曰趙壹肩高二尺高自抗

竦為鄉黨所擯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胛

釋名曰胛闔也與胷脇背相會闔

說文曰膊肩胛也

春秋元命苞曰胛之為言附着也如龍蟠虎伏合附着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刺王僚貫胛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悶而以夫人

言誦之則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公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日起不為

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猿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

解其臂入視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太子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乃更召徐璜貝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以爲盟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璇平蒼梧桂陽猾賊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嚙臂出血以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子弟詣闕通之詔原璇更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絕影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來人也長七尺美鬚髯猿臂善

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令醫刮

骨去毒血流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自若

晉書曰都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綺麗華飾瑩牛蹄角

後會辟享爲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

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

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引李陽權酣揚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鬪不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後秦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逐取侯景又曰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爾朱兆歡嚙臂止之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待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蠅紀昌學射於飛衛盡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墜於地飛矢先窮紀昌唯一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也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又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

又曰韓魏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燕丹子曰荆軻拾瓦投鼂音哇太子令人奏奉盤金軻用竭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弄右臂長而善射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陳八列令其入蒯拔劍呼天而鬪殺七列不乃崔杼一列

而死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抑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璣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床傷臂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又曰奇肱之國其人唯有一臂

劉欣期交州記曰儋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拳國人猿臂長脇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擊郡邳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綬

宛轉繩係寶鏡一枚

幽明錄曰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

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猶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工騎

乘及為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

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搯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此虛

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搯於革切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劍將

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鄆音專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日我能盟之將歆涉佗按衛侯

之手及腕按于對切濟血至於腕衛侯怒

腋

釋名曰腋釋也言可張翕尋釋也

說文曰胙腋下也胙音各腋音香切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

蒼狗載高后腋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下而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每朝會詔使虎賁迎送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母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傳曰師陣于鞏卻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樂盈之亂范鞅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伯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

參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栢子肘韓康子韓康子

履栢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

琴出肘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城印內隱起

文宇曰巨霸也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憲杖策而應正衿肘見

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冝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於其左肘其意魍魎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塵垢也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及我何惡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己不得行術將行請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手

指

爪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衛碩人曰手如柔荑

如荑之新生也

又魏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又邶風擊鼓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普康切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邶柏舟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鄭緇衣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禮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登木杙曰

又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正也

又玉藻曰手容恭正也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烈業也言后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於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膳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

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

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上下手以導囚意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冉堅季氏臣也失弓而

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黥鬚眉甚口甚也平子

曰必子疆也武子疆

又曰昔叔向適鄭驂篋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驂明也下

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襍

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襍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足有疾若見之君

將殼殼音切公愈怒褚師出公載其手曰必斷其足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

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

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袞米均注曰手中有袞字也喻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天祚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鈞弋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恢為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後漢書曰劉寬欲朝婢灑糞汚朝衣手收之寬曰徐徐糞爛汝手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詆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其中使玉各詆一手玉言左

陽脉右陰脉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眾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魏略曰鄧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初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高平劉柔卧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

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
卧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
臨安令萬龍迎着縣中養病及峻黨破餘杭山臨安如故
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寵問
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崔鴻前趙錄曰劉翌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
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
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略曰梁劉之遴字思貞文範先生虬之子也博綜
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
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
乾劣弱意欲乘輿以圖之遂贊成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
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而斷子手足必不爲何則冠
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媿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媿溺不援是豺狼媿溺則

援之以手權也

反於經而善者曰權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曰願王子居重帷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曰秦王斷荆軻兩手軻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

太元經曰九體一為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野人國面目手足盡異一臂國為人一手

神仙傳曰金笥玉札內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踏二五手把十文

鄭玄別傳曰玄唯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

李邵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錄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粲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

其手暢即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
齧手而暢即歸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桓公倚柱歎曰天下奇珍易得但未
得食人肉耳易牙歸斷其見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釋名曰掌言可以排掌也

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

孝經鈎命決曰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說兌送秦以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
掌而決今視紹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魏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布騎犯青州兵奔
陣亂趨門門已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燒左手掌司馬樓
翼扶上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鮑出有文才值世飢餓出求食飲噉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走出追擊賊得其母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卧而焯倉韋切其掌可謂能自忍矣荀

世要論曰有君好卧而刺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澠人以手掌蹠為珍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人見公子宋子公也
子家歸子公之食指動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
生也

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不與子公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又曰晉楚戰于邲楚孫叔敖乘晉軍相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音醉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靈姑浮越大夫闔廬吳王也傷將指取其一履將指足大指亦曰大指還卒

干陘去檣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國賴陛下德流子孫公等奈何言若是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於樓煩十月寒冰墮指十二

三

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章為本縣功曹令黃奉為人所誣章證其無罪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爭榜蒲傷其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閑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窮盡以為薪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大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書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矣謂

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狠籍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抱朴子曰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

吳越春秋曰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國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呂氏春秋曰倮巧人也不愛倮之指而愛己之指

搜神記曰曾子從仲丘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孝子傳曰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

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

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

呼汝耳參乃悲然

列仙傳曰漢武帝巡太山稷丘君冠章甫擁琴來拜曰陛

下勿上上必傷足及止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

而還

列女傳曰廣漢龐伯妻段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刀

割指以自誓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母丘長共母到

市遇醉客罵母長怒殺之為吏所得繫獄祐問知無子令

妻入遂有身臨刑齧指斷吞之謂妻曰若生男名曰吳生

云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子報吳君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荅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班固幽通賦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鈎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爪

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爲爪以紹續指端

詩鴻鴈祈父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剪其爪沉之河以祀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干神命者乃且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見周公之禱書乃泣而歸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就見收持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

辭

魏略曰臨樂國王生浮屠身色黃髮青如絲爪赤如銅

續晉陽秋曰義熙九年羣盜發卞壺墓剖棺虜略壺屍僵鬚髮倉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三國典略曰齊主誅諸元姻黨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得人爪甲鄴都爲之不食魚也

南史曰羊侃有妓着七寸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

韓子曰韓昭侯除爪而陽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淮南子曰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剪指爪

許慎注曰明衣送終衣也

剪手足指爪者示必死也

帝王世記曰湯伐桀後大早七年遂齊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七

夏侯湛新論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
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
目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刺史陶璜晝卧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
欲捉之以爪擲切呼郭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膈

膈

膈

膈

膈

脊

脊

脊

脊

脊

說文曰膈胃也臆胃骨也

廣雅曰臆膈胃也

釋名曰膈猶啞啞氣所衝

江切

左傳僖下曰魏犇欒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胃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胃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胃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胷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胷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胷坼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涑膺許慎注曰涑盧也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胷前作華文以為飾

山海經曰結胷國為人結胷郭璞注曰臆前貫胷國為人

胷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

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同相如惟有小字酒異大忱小字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

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

語曰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

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

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

胷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昇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

相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說文曰胷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臍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湏謂之乳

說文曰湏乳汁也

湏音東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病曰疔

丁故切

河圖曰蒼帝并乳

宋均曰法房星也

春秋亢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為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
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
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湏遂至成長

吳書曰潁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魏書曰朱脩之為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頓
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

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為頓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夢人以

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

為目齊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

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星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着金揄蹤屐戰退輒張帷幙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失郡陸肩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禿又年少姬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已上下爲月容有身月容絕上爲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王武子蒸肫肥美異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爾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爲人凶妬生兒黎民年始二歲充外

入就乳母抱中鳴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姬即殺之兒恒啼泣不飲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相書許負曰乳閒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己自裏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臍已下曰水腹水洿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臍已上爲小也
易說卦曰坤爲腹離其於人也爲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
麥麩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眚
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歎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爲
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
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勅
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後詔
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良
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
引出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
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
吾以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
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魏志曰管輅弟展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輅
長歎曰天與我明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
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
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
然夢門已具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嘗帥數
 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
 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歛袂曰老臣無
 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
 死後無可復射不如以髀射之乃取髀箭一發即中帝臍
 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崖鴻十六國春秋後道錄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
 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當齋時平
 且至流水側從腹傍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
 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照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
 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剗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日子胥鞭平王尸三百右手決其目左手踐其
 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母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為其
 收內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國神女負策母繞吳
 昌門三匝曰當錫爾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

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玢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
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為
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側其夜客
卧忘勅左右而左右依常為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
起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沱

又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
局曰何乃訥吳人以冷為訥或作澹音與鄭相近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
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又曰鄒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鄒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鄒云王家諸郎
皆可喜聞某來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坦腹

而食如不聞鄒云正好比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
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馱音背北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
而出闕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鬪不搃其亢張晏曰亢拊喉嚨也

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爾

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

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飢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孚怒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刃見卓

語畢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刃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拊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襁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

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却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與之絕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遇呂蒙屯下肅帝輕蒙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

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略所及於此

子明蒙之字也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隱起狀若篆文付因為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為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醫均者秦之良醫為宣王割瘞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均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均善治疾張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要製然後治矣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音又音龜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州幼主又孫卿子曰周公偃背不伸也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獻之鄉豪嘗苦於口笑而弃之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脂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均曰結節結也

孝經鈞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轂而死轂音暢

脅

說文曰骻并脅也勝兩脅旁也從肉脅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顓頊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問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

辯賜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

魏齊齊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伴死棄於廁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尅期

大戰瑜跨馬略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

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顓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

偶有舊對從北來顓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

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音蒯生六子孕而

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脅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歐之伶顧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齊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齊者下流並會合為齊腹

宋均曰齊中也四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

地守尸吏燃火置卓齊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

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罷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

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

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為陽尊高天之狀腰而下者為

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
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署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

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靜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玉

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偽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略之妹生二男更娶崔為
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
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

崔聞欲殺之徙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
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未至虎於後射之中腰
而覆

墨子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
帶扶墻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
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西京雜記曰...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三

髀股

醫

脛

腓脹

足

踝

說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髀也其髀者王氣壯時曰夫火

釋名曰髀卑也左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白晝曰髀

易說卦曰巽為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為言歧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咎繇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濟

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干且于莒且于莒邑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公與公人與公人未得

又哀下曰衛石圃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

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戰不能言嬰曰

人謂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為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於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

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

城必闕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逐之蜀軍乘高布
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笮融為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

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

嘗於坐中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

年嘗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

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

能復去曲阿人舁確以舡載之為胡浦尉所得

三國典略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乎之神

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鵝卵矣英

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武藝□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從規規卧不迎使呼入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聞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艷出家為道呂隆逼之張自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十干日別去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汪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一髀偏枯農犢民為穿地作坑取雞矢荊葉燃之令煙內脛坑中視虫出長尺頭尾赤病愈

醫

廣雅曰醫謂之雕亦謂臠雕音誰臠音羣

釋名曰醫選也高厚有殿選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姤卦曰醫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醫以黑日使有晉國故名之黑醫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膊膊圓也因形圓而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入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友服之禮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乎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乎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卽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復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爲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日蘇則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略曰初表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表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伐姑膝上文帝謂曰表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遂爲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略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聞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列女傳曰桀日夜與末嬉及宮人飲酒常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說文曰脛脛也脛胡郎功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朝

論語憲問恥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魏略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胾脛無毛

山海經曰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注曰脚脛曲也有赤脛民

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脹

說文曰腓腓脹也腓市充切腓符非切脹直良切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羌中矢貫腓脹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無鬻之國為人無鬻郭璞曰鬻腓脹鬻音啓又公弟切韓子曰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向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爾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从止口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為足

尚書說命曰若跛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舉欲遲也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而行危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則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

又成下曰齊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繫孟繫之足不良於行跛也媯音周始鳥合切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稽顙聲子襪而登席公怒

曰必斷而足

事具手部

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偽許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歎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荊州與杜弢音韜將王真遙語真橫腳

馬上侃說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葬喪君

本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聞下其腳齧又順侃

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蜀賊糧盡

真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

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

云素有脚病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

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綦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

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

則剝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顛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勃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勃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勃復曰脚痛孰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輦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略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

事僂罪於代宗皇帝詔逐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罪直言亦自此病甦

家語曰南宮縚音韜見孔子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
 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
 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
 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關五日白虎闕前溝
 中血沒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
 接日足清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
 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
 天子且具牛馬之漣漣乳也今江南人多呼漣為漣音寒凍之凍以洗天子之

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日留利之國人
 足反折跛踵國其為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跟不着地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
 太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道而願一言王子曰吾聞
 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
 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
 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踣居幼切是以數也王子曰請
 入坐遂席弦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爨書冢樞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
 狐見人驚走左右逐載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夕王夢一丈
 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仍以杖擊王左腳

王覺左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公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朝夕相事財三十萬於空城中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爲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夫死亡我男兒名焉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內告枉其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爲五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錄曰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寧於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蹠

釋名曰蹠确也居足兩旁確确然也亦因其形蹠蹠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厲流血至蹠
英雄記日向詡坐板牀有兩蹠處入板中二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十四

毛

髮

鬚

鬚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為之乎揚

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

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為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傳曰偃於角佺此緣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姜在華陰山世世見之形體生毛所止
 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
 三尺曰神異經曰入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如
 獼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驕公一名驕音猓
 尋陽記曰相穆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丈體悉毛語
 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人
 送詣秣陵

人毛十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為寡髮

毛詩鄘柏舟曰鬢髮如雲不屑髦也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情性密

繳操行正直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薑蠶螿也尾赤捷然似婦人髮未曲上卷然

又采芣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

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一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日齊侯田于菖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為于墳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子雅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寢處我矣髮切

又昭二十八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黶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黶而甚

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曰玄妻以髮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虞

送葬歌曲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哈玉具哈玉亦公孫揮命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

為飾豈禮也哉言其禮時制宜以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之以為

呂姜疑呂姜莊公夫人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避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

賜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

相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

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

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荆蠻

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願解上見其髮鬢

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鬢髮

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深其髮鬚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卽位欲陳功上曰使項王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爲兗州母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絕復續

又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略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尙書令華歆爲郤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疾薨

魏略曰明帝旣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

吳志曰留贊爲將臨敵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到襄城第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髡刑節俛受剔覺循見頭髮視截如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節

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洙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體貌閑雅髮垂委地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憊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絛爲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事具炙門

又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倡三百被髮而御婦人淮南子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尅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脩股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劔割髮置地

許達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閒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郗生道遇

鈔郗生還云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郗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帝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黃帝師善補導事髮白更黑寧先生稷丘君髮白更黑寧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髮皆赤阮丘被髮覆耳成瑣道士兒丘與老子黃庭經讀三遍通之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鬚長三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覆耳東走已復來其婦追擊錄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有

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二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顧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奉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不嫁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服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荅箒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爲賊所徙至此而沒
譚敷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王千年拾遺錄曰帝嘗高辛氏娶於訛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
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以
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
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
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覽明
鑷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觀橘觀柚一皓一擘貴
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于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
塗靡不迫榮貴華賤枯赫赫闔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
髡獻謨甘羅乘軒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
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愚甘
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
不以厚鬢而獲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

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
各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尊者蓋今薄舊齒皤皤榮
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宜見歎孔子白
髮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
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鬢

說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鬢賓也賓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榜未題匠誤釘之使韋仲將縣書橙
之比訖髮鬢盡白還戒子孫宜絕此法

橙音鑑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鬢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
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

蟬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三矣白髮生鬢

鬢

說文曰鬢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黽鬢服虔注曰今兵椎頭結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鬢墮馬鬢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捕吏卒頓曳令鬢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鬢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鬢四方高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子鬢太子見頡之象千寶晉紀曰初賈后造首

紛以繒縛其鬢天下化之名頡子紛也紛戶計切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鬢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頡子鬢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唐書曰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勳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曰悅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乃自割一鬢以為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鬢結為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為螺鬢於頂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便歌謝公召至曇孫作兩丸鬢梁冀別傳曰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鬢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鬢餘髮散垂至署

枚乘梁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靡隨長髻便娟
 數顧目流媚生悲感矣故文選卷十八情辭類賦
 梁冀與謝曰翼未幾我欲入道不願主舉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瞶亂子羔滅髡鬚衣婦人衣逃得
 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閒乎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髡

鬚

髡

髡

釋名曰口上曰髡髡姿也為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髡口上髡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
 妖日周其有髡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髡王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瞶亂子羔滅髡鬚衣婦人衣逃得
 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閒乎

鬚

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

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為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者謳曰于

思音于棄甲復來于思多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鬣也欲

左傳昭十七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餘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取舟也使長鬣者三人

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

餘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毐鬚眉為宦者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琅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

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

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

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髮進

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皓然

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後漢書曰岑彭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

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

頭鬚爲白

又曰温序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郡至襄武爲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撻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逼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劔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嘗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遷搢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爲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忿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爲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拊章鬚曰黃鬚兒定大奇

魏略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罵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令我黃鬚來擊之

吳錄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拊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拊鬚曰臣今日眞謂

捋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子

吾為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

繞涿居乎裕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

先主無須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關羽護前書問諸葛亮亮答書曰孟超當

與益德爭先未若髯之絕倫羽多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

霑鬚皆為冰焉

鄧粲晉紀曰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

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劔功曹

虞字王卿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

鬚似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鑿及羯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

多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

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

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秦錄曰苻堅每日自王丞相薨後鬚髮中白

王丞相猛也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
彥回不從主曰君髭鬚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鬚公文宣
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不敢
復長人號爲齊髯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
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
諸以五色雜綵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六弗之信也告者既
衆方命闔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遁
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髯閒綵疑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
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辯每接梁客

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
闔崔謚嘗翫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爲竅以馬尾插之
世傳諸崔多惡疾以呼漚爲墓田故庶答之曰先以方迴
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邵笑謂謚曰卿不諳李庶
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贊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拊武帝鬚
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房玄
齡時在京城留守曾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
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
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
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子曰子高曰臣見臨淄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
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
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
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彼得寄孥於君之境內則其庸
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爲虛言云見堯爲人
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鬚今
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鬚王甚神
聖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躓毓語會
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門至
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
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抵毓兄弟多
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爲桓溫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鬚髯荆州爲之稱
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日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爾

廣陵列上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正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髯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蠶蛾載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說文曰眦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接插於眼眶而相接也

漢書曰表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二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二月昱慘感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邠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

祥邠雍必死俄而羣盜殺之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數睫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筍

說文曰髑髏頭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顛顛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塞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擊之以馬極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日子之談者似辯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爲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濟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爲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赭爛十餘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怕懼並巖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鬚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子

將并糧推命以天逝乎奔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
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
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
骨反子四支齟齬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冰之疑何如
春水之消沈我已化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
朴雲漢爲川池晷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
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